

北京把你弄哭了

北京把你 弄哭了

北京把你弄哭了

北京把你弄哭了

西娃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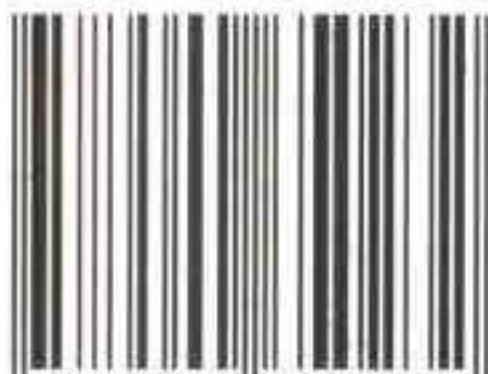
我知道写作在我的生命里意味
着什么。它是与我的灵魂相依
相伴的亲人、情人及爱人。只有
它能陪我渡过生活中那些空洞无
聊的时光。在我的生命苍白到令
人窒息的时刻，只有写作这位

圣母，它能温情地张开暖暖的子
宫，将我包容。所以，我不会让
任何不洁净的东西去玷污它。它
可以去为我赢得声誉，但绝不会
为我赚来羞辱。

责任编辑：申永侠

书籍装帧：棒棒堂工作室

ISBN 7-5006-5023-X



9 787500 650232 >

ISBN 7-5006-5023-X/I · 1011

定价：15.00元



北京把你弄哭了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把你弄哭了/西娃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5023-X

I. 北... I. 西...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N.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328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4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7.25 印张 2 插页 140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作家小蛮子痴恋的爱人突然失踪，美女袅儿的“银行”有了新宠，一个才女和一个美女怀揣破碎的情爱从成都飘到北京，与一群在京城寻梦的女人相遇，在这座权利、名誉、金钱、美女集中的都市，她们各怀绝技，通过不同的手段，抢生活，抢男人，抢情爱，抢名声……最终不同的成功导致了不同的毁灭。

作者西娃用惊人的才华、大胆又真实的故事，展示了成都的风华雪月，藏北的原始情调，京城的散淡生活，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独特氛围。

第一部分 成 都

带着未知的向往和力量/
我开始了朝圣者的梦想/
走过教堂/走过寺庙/走过圣人们的低吟浅唱/
……以这种方式/寻找/等待/还是在追随/

——《返回之前》

1

“我的爱人，把自己埋了，埋在了藏北无人区的大雪中！”

“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他用这种方式，回报了4年多来，我对他最纯粹的爱情。”

这个清晨，我试着说出了这几句话。

这个清晨，我又一次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于是，这个死去的男人，将注定于这个清晨，在小蛮子的回忆中，重新活过来，以慰藉我无辜的岁月，可怜、可悲又可叹的心境。

被雪埋的男人叫萨岗，这是他与一群活人在一起时的名字！

死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是否会改名换姓？我不知道。于是沿用“萨岗”这个名字。

一如他真正活着。

一如又一场真实就此开始。

就在萨岗死后的第三天，我就开始与一个酷似虚构的男人偷情，事实上我已没有情，我却在偷，偷得声泪俱下。

我并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但知道，与萨岗一样，他将是我生命历程上必须经历的一种力量。这些，在我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萨岗被埋葬的消息，把我击垮了。我整天放纵于劣质酒精之中。这个晚上，我从“小酒馆”里出来，独自一人往往处走，又喝了太多的酒，脚下的道路，在跟我一同晃荡。

一辆破旧的黑色越野车，停在了我的面前，从车上下下来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他打开车门，把我抱上车，轻轻地叫了我一声：“小蛮子。”

没有挣扎，只有顺从，现在这就是有一辆开往地狱的丧车，我也无所谓，何况他用似曾熟悉的声音叫我“小蛮子”。他盛满悲凉与亲切的声音，令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你是萨岗吗？”我语无伦次，“萨岗在温柔的时候，也用这种声音叫我小蛮子。萨岗也喜欢开越野车。萨岗也和你……”

“这个时候出现的男人，都会被你当成萨岗。”他说。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等从酒精中醒来，看到自己正躺在一张陌生的人床上，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正一丝不挂地坐在我身边。他在不停地抽雪茄，看我的眼睛很潮湿，若有所思。

我坐起来，怔怔地看着他，我的目光落在他的头发上。

“萨岗也剪着平头，你们的脑袋都这样大。”

这个男人站起来，在床上走了一圈。他说，“你抬起头来看看，我和你的那个萨岗，还有什么地方一样大。”

我并没有抬头。只说：“我的萨岗，他死了，他把自己埋在了藏北无人区的大雪中。”

还没等我往下说，他模仿着我的口吻说“他是特意这样做的，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回报我这几年来，对他绝对的爱情。”

抬起头，看到他的裸体在灯光下一晃一晃的。像我少女时代的色情梦想。避开他，我无声地咽了口唾沫。

“昨天夜里，你一直在讲述那个死去的男人。能被你如此爱着的男人，死有余辜。”他忽然弯下身来，扔掉手中的雪茄，一下把我搂在怀里，作戏般地说：“你就不问问眼前这个男人是谁？你现在身处哪里？昨夜你被要了多少次？”



“这些，重要吗？”我咽气似地笑。

“你认为都不重要？”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怪异的光芒，“你是说，昨天夜里，无论是谁把你带到哪里，对你做什么都不重要，是吗？是吗？”

“萨岗从来就不问这种傻问题。”我把他放在烟灰缸里的雪茄拣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它放到他的嘴里。并不管这个男人的存在，我的思绪自然滑入了那段爱情的初端。我失去控制的嘴，又开始了自言自语——

与萨岗相遇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北京，那时我住在成都茶店子，怀揣对西藏的梦想。身上穿着奇奇怪怪的衣裳，手上、脚上、脖子上都戴着从西藏带过来的饰物，像女巫，又有点吉普赛女人的风情。我带着纯洁的骚动，等待着男人们凌晨的欲望。

萨岗就在那个时候出现。

那天，第一场大雪在成都降临，我站在路旁看雪，雪很大，成都很难下那么大的雪。我沉浸在雪中，为雪而痴迷，为雪而滥情。

一个男人从对面的酒店里走出来，那是有钱人出没的酒店。

这个男人径直走到我面前，他开口就说：“我是萨岗。看到你在雪中站了45分钟了。我从没看到一个对雪这么痴迷的女人。”

我用看雪的眼神打量这个男人。他身上有一种岩石般的硬度。在他身上，能闻到一种被高原的阳光和大雪洗劫后的味道。

“你来自高原？”

“西藏！你熟悉西藏？”

“我出生在那里，9岁到了四川。我的亲人们，他们身上与你有着共同的东西，我说的是长期生活在西藏的人独有的那种东西。只是他们没有你的这般浓烈。”

“小蛮子！”他忽然说，“我就叫你小蛮子。”

“上帝。”我在心中叫，我的名字就是小蛮子，27年了，大家都这么叫。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笑笑说。

“真的吗？”他似乎有些紧张，不大的眼睛闪动了一下，又似乎有些松弛。

“因为我就是小蛮子！”

“这就对了。”他说，“你身上有一种众人感觉中的小蛮子的气息。”

这个男人，这个好像任何人都知道他名字的男人，并不等我有所反应，就说：“喜欢雪的小蛮子，你知道吗，这种雪，比不上西藏的雪。只有落在西藏的雪，才是真正的雪，男人的雪。你知道属于男人的雪是怎样的？”

“不知道。”

“去藏北吧，去一次藏北就知道，你眼前的雪多么他妈的娘们气。”

我避开了他。这是个光芒四射的男人，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力量的男人，这是一个危险的男人。我感到他的血液中流动着高原夏季最灼热的阳光，也流动着藏北最寒冷时的冰碴。

这是直觉告诉我的，恰恰我又是一个迷信和崇拜直觉的女人。

“除了雪，你还能对什么如此痴迷？”他直视着我的眼睛。

“独特的男人，上好的书籍。”我真实地说。

再次用看雪的目光看他。他一定看懂了我看他时的眼神，他忽然朗声大笑。这笑声很厚重，让人感到一种硬度，足以击碎玻璃和阳光的硬度。然后，他很自然地把我卷在他宽大的怀里。他

比我高整整一个头，他比我宽两倍。

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我们走，他身上有着我从未看见过的自由。他边走边唱歌，用藏语唱的。一首接一首的唱。他的歌声忽而如秋季的群山那么苍凉，忽而如一群大象去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地时那样悲壮，忽而如雪山崩溃时那样凄美……我在他的歌声中感动，我在他的歌声中看到了西藏。

好像我们认识了多少年似的，他忽然抱起我。把我扔向大雪纷飞的空间，又接住。看我一会儿，又往前走。他一会儿抱着我走，一会儿用一只手把我挟着走，有时也扛着我走。对他我没有起半点戒备心。他说：“小蛮子，你真轻啊，如果我在藏北无人区考察，背着重重的行李，会感到你只是我行李中的一件，把你丢失了，我可能也觉察不到。”

在他面前，我忽然觉得自己像正在飞落的雪一样，白、飘，随风而逝。

我不说话，紧张地抓住了他的手。萨岗停下来，他忽然很轻柔地说：“几年前，我常在藏北无人区考察，得到了很多东西，也丢失了许多，不过，今夜我不会把你丢失的。”

一支雪茄递到我的嘴里。我停顿，久久地停顿。屋子里只有雪茄味儿。

“接下来，你们干了什么？”坐在我身边的男人问，他故意不掩饰自己的紧张。

看到他的样子，我心中涌起变态的快感，于是恶作剧般地说：“他要了我，就在那套屋子的木地板上。他用惊人的力量覆盖了我。是的，是覆盖，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纯粹的覆盖。那个晚上，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男人。哈哈，难听点叫动物般的男人，好

听点叫雄伟有力量的男人。我幼稚的身体被他征服了，从此我成了他床上的尤物。”

“你总是跟陌生的男人跑吗？”

我猛吸一口雪茄，徐徐地把烟吐在这个男人的脸上，喃喃地说：“这一生如果有机会，我会跟无数优秀的、陌生的男人跑。只要他们身上闪亮的雄性气质，能像他那样，带着高原或藏北气息，能覆盖我的，吸引我……一个女人多跟几个杰出的男人跑几回，并没什么坏处。”

“你令我心痛，小蛮子！小蛮子。从不知道你这么劣性。”他喃喃地说，忽然又变得咬牙切齿。然后把我按在他的胸口上，猛烈地吻。

不知是酒精还没在体内散去，还是我因为太久没碰男人的缘故，我的头有些晕，身体里有股温热的气息在荡。

一个冗长的吻之后，他忽然捧着我的脸，无比轻柔地说：“小蛮子，不管你已跟男人跑了多少次，也不管你多么爱藏北，不管他覆盖你有多深。昨夜，你跟我跑了，你就再也跑不掉了，我要把你留在我身边，永远！”浓烈的雪茄气味中又传来他的声音：永远。

我最怕男人深情地注视，很爱情地说话。也最怕永远，特别是这个时候。这世界哪有什么永远啊！记得真正爱上萨岗，也就是他在第一次失踪后被我找到，他就站在成都府南河边，用一双很男性的手捧起我的脸，用了这个男人此刻的眼神和声音说：“小蛮子，你是我最后的女人，我的藏身之地。永远，永远。”当时我就哗然泪下。为这句话等了他4年啊，直到他把自己埋掉。我忽然翻身，坐起来，神情诡谲，继而又故作轻松地拍了拍手，说：“好啊，一个女人多跟几个男人跑几回，是一种幸福；一个女人能

找到一个跟了他就不想再跑的男人,更是一种幸福。我用了半生时间,都在寻找和等待后一种幸福。”

“小蛮子,”这个男人再次捧着我的脸,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认真口吻说,“你不能被藏北和这个男人给毁了,他并不是你所想的男人,从一开始,都是一种盲目的献身精神,支撑你过了4年,4年多!这话我已说了无数次,你总不听。知道吗,他的死,实际对你是一种解脱,是一种解脱,知道吗?小蛮子。”是的,我知道是一种解脱,多大的代价才换来的解脱啊!残疾。生命。在这一点上,我是如此的清醒。因为清醒而寒冷,因为清醒而疼痛。

我怔怔地望着他,这个苦口婆心的男人,这个曾经让我做他的神此刻却在为我扮演角色的人把我搂在怀里,紧紧地搂住。此刻,他正以同样发直的目光回应我,我不说话,说到我与萨岗的爱情,我只有沉默。它是死鱼的鳞片。它是梦幻者的赞歌,是白痴的自言自语。是垃圾中长出的罂粟。是界。抹不去的界……

“你是谁?”我半眯着眼睛傻笑着,嘴里说着连自己都听不懂的话。过了许久我又沉默不语,用左手反复摸他下巴上的胡茬。这是我与萨岗在一起的习惯动作,我喜欢有胡子的男人。

“我不相信一个男人死了,所有男人都在你心中死掉了。”他轻声说,“第一次见到你时,是你刚到通州不久,那时你披着齐腰际的黑发,很有女人气息,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柔弱善感又多汁的女人。不像现在,你把头发剪得这样短,弄得这样蓬乱,像个玩世不恭的女流氓……小飞女……”

当他发现我正像白痴一样看着他时,他忽然慌了。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急急忙忙地说:“小蛮子,你不要吓我好不好?你是真的傻了还是在我面前作戏?你记起我是谁了吗,记起来了,我是剑。在无数次的电话里,在运河的一个支流边。”

我说什么都记不得了。除了记得与藏北的开始与结束,与其他男人的一切都记不清楚。说着就从床上爬起来,看着我还能找到自己的衣服和裙子,我一下又放松了。我用不着等他赶我的时候再下床。

“你要去哪里?”他再次把我搂过来,放进被窝里,瞪着我,声音却柔情之极,“昨天晚上,我一直没有要你。”

“你为什么不要呢?”我广告语似地说,“当夜不用,过期作废。”

这个男人忽然而起,狠狠地给了我两记耳光,他咬牙切齿地说:“我警告你,小蛮子,如果你敢再如此糟踏自己,我就杀了你!”

我呆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下抱着这个男人的手臂。几天来的装模作样毁于一旦,这是我听到萨岗死去的消息,第一次哭,哭得一塌糊涂。如果死去的萨岗不再像活着时那样无情,他听到我如此这般的哭声,他就应该活过来。

3

在剑的床上,我无声无息地躺了几夭,他如一个无微不至的神,温存地照顾着我。

在他的怜爱里,我渐渐恢复了正常的心态。几天以来,我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无力去关心他的心情他的爱抚。当他再次把雪茄递在我手上,为我点燃,我吸了一口,雪茄却一下掉在了地上。他带着殷切的目光重新拣起雪茄时,我发现自己还是在被他感动。我在心里说,剑,用心良苦的剑,我会在心灵上与你保持着七步之遥的距离,因为,在男人和情感面前,我只能保持距离了。

又一个清晨，我吃完剑为我煮的猪肝粥，看到北京的阳光像西藏的阳光那样，明朗又有硬度在窗外标榜自己的存在，我又一次想到了西藏那片蓝天下，此起彼伏的诵经声，萨岗活着时在那里挣扎的身影，泪水无声地滑落下来。

“送我回去。”我对剑说，“我要写作，这时，只有写作能拯救我。”

剑没有说什么，用左手拂去了我正在滑落的泪水。把我抱到他的车里，开动车子。

透过车窗，我看到这是位于通州宋庄一带的一个别墅区，离我住的地方并不远。这一带我熟悉，一群从圆明园艺术村撤退的艺术家与一帮有几个小钱的现代隐士都居住在这里。

剑把我送到我租来的独门小院里。没邀请他进去，我不习惯主动邀请任何男人进入我的院落。剑也没说要进去。他只担忧地看着我，似乎一切话语都变得无力。

在我下车离去时，他说：“你的衣袋里有我的电话号码，必要时给我打电话。”

不明白这个剑为什么要这般待我。

惟一的解释是，他真的在动感情地维护心中的女神形象。而我并不是女神，只是一个越来越残缺的女人。

4

坐在这面大镜子前，我又看到了自己。这个与当初遇到萨岗时那个小蛮子，已大相径庭。

遇到萨岗的时候，我只经历过一个男人，那场爱情，只维系了半年的初恋，把我从一个鲜活的少女，变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女人。其实我很想做一个真正的小女人，被优秀的男人呵护的那

种小女人。于是在一个黑夜，趁着那个弱不禁风的男人睡着之际，装了件衣服，偷了一笔钱，开始了我毕生的第一次重大背叛。

我来到成都，在茶店子租了一套房子，以诸如火道、寻空、找死、了结之类的笔名，写一些奇奇怪怪的文章，在各大报刊发表，以维持我清贫的生活。

那年我24岁，好像已经经历了一个正常女人35岁该经历的一切。而我依然美丽。由于长期吃素和清静的原因，齐腰际的黑发光亮，眼睛清彻，皮肤光洁，嘴唇鲜嫩，一口白白的牙齿晶莹透亮，加上异域的风情和装扮，还能吸引不少男人的目光。

幸好萨岗在那时与我相遇。要不然，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而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在那时发生了。

那天，凌晨3点的时候，雪才停下来。

萨岗把我带到他住的宾馆里，用热水把我洗得干干净净，他像抱孩子一样，把我抱在怀里，用他的身子暖着我的手和脚。给我讲西藏。他说，我想睡就告诉他一声，通常只有等怀里的女人睡着了，他才睡去。我用24岁的手和嘴唇，以一种低柔的情绪，向他感恩。

是的，是感恩！

他带给了我西藏的布达拉宫、雪山、蓝大、青稞、帐篷的再度向往。此时，这个比我高一个头、比我大十来岁的男人，他就是我的西藏，是我的西藏的蓝天、青稞、帐篷和布达拉宫，以及我对那块土地的想入非非和神秘化身。

他只抱着我，并没有像狂风那样，卷走我升腾的情欲我浮动的火焰。他只抱着我，给我讲西藏的故事，以喇嘛们特有的浑厚声音，给我诵经，用藏文读诵的。我并不知道他诵读的是什么东西，

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在他的声音里,幻化成了一条白色光带,透明,安宁地在他怀里,放心地睡去。

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让我产生在他怀里睡觉想法的男人便是萨岗。并且升腾出另一种渴想:黑夜有多长就在他怀里睡多久。

醒来的时候,萨岗已不在房间里。

桌上放着一张纸条:

小蛮子:

不忍心叫醒你。

有急事,我得赶回去。你回西藏,就找萨岗。

记住了你看雪时的眼神,你雪一样轻盈的身体。

萨 岗

纸条上没有电话,地址。

怀揣这张纸条,回到我租来的房间,从书架上取下杜拉斯的《此情悠悠》,我把它夹在书页里,然后放在枕头下面。

那时的我,对男人,对爱情,对人性还抱着法国艺术片般的幻想。不像现在,这般的,残花败柳!

是的,现在我一副残花败柳的模样!我太凋零,凋零得经不起一个爱过的男人死亡的摧残。“我是28岁的残花败柳,我是28岁的枯枝落叶!”放纵于这种想法之中,给自己倒了葡萄酒,点燃一支劣质香烟,对着镜子疯狂地写作。

我以回忆的方式哀悼这个死去的男人!